



唐·麦卡林作品之《战争中受伤的军犬》。

一个战地摄影师的自我剖析



战地摄影师唐·麦卡林。



《不合理的行为》
作者：唐·麦卡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2年7月
定价：49.80元

□书评人 王惊

1990年，55岁的战地摄影师唐·麦卡林(Don McCullin)过早地完成了自传。其中，几个篇章叙述他的职业经历和家庭生活，其余大部分文字记录他行走世界，亲身经历过的战争。当时，唐正在遭遇“中年危机”，战场、新闻界和家人先后弃他而去，唐陷入了深切的懊恼，转向文字寻求慰藉。重重矛盾之下，他将自传命名为《不合理的行为》。

关于书名，唐在书中做过一次点题：“走过当年我曾无限接近于死亡的战场，在那里我觉得自己是死亡的永恒伴侣。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合理，那些死去的人，那些残废的生命，他们经历的所有这些都毫无意义，就像所有战争一样。”

几乎每场战役都重复着同一个宁静的开头。摄影记者必须深入即将或曾经遭受战火摧残的所在，尝试捕捉空气中尚存的硝烟，寻找遗失在废墟里的哀鸿。真实的战争往往比和平世界中的人们想象得更加惨烈。唐在二十年的战地摄影生涯中，目睹过成千上万的生命凋落，自己也曾几度沦为俘虏或严重受伤。

在战场上，执着追问比摄影技巧更具效力，就像唐1964年第一次进入塞浦路斯战场。由于没有被军方安排“参观”战场，他独自寻找战争的踪迹，终于在一场希腊裔民兵对土耳其裔居民的大屠杀中，成了现场唯一的记者。自从看到地中海住民“外放的哀悼”，便省悟了自己存在于战场的意义，他庄重地为纪念灾难、痛苦和疯狂按下快门，然后自己也泪流满面。也正是此行中拍摄的照片《内战中的受害者》为唐赢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大奖(即荷赛奖)。

1964—1982年是唐战地摄影的活跃期，他以记者的身份几乎走遍世界上全部战区，把各种悽

人心魄的残酷带回和平世界。初涉战场时，唐对于摄影的理解如同对战争一样一知半解，但也同样悟性极高，不用多久就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如何混进最危险的地带，更了解如何抓住最震撼的瞬间。唐说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在用戈雅给战争作画的方式拍照。他的照片除了注重光线、构图、人与环境的关系之外，还专注于展现战争中的人在刻不容缓的痛苦，以及发生在过去或未来的不幸。

但是唐承认，拍摄了二十年、用生命换来的照片，难以阻止悲剧的轮回重演。战争发动者依然以拯救的名义摧毁别人的家园，借用看似合理的说辞挑起纷争，煽动失去理智的情绪，把无辜的人拖入战争的漩涡。战地记者能做的只有往返于战争与和平这两个隔绝的世界，告诉一边他们没有被遗弃，告诉另一边我们不可以默然。

关于唐所见到的那些不合理的行为，留下悲伤的画面被人们看到、记住，之后又能如何？在他的自己的故事中似乎隐藏着答案。

唐坦诚地说出他并非完人，挣扎在被遗弃的情结里，也扮演过遗弃者的角色。在事业低落期，他有了婚外情，慢慢与妻子陷入冷漠，最后离开家，不久妻子意外病卒。这些内容和揭露别人不合理的行为毫无关系，他仍把每个细节都写在自传里，为自己给妻子带来的伤害忏悔，而与妻子的阴阳永隔即是对他的惩罚。

妻子的去世，令唐想到在战场上见到的每一个死者。他们都是不合理行为的牺牲品，可做出不合理行为的人却很少能勇敢地承认自己应对此负责，甚至极力阻止别人说出真相。也许，不克服掉这个弱点，那些不合理的行为也不会有终结的希望。

这，也许才是他想通过自传向世人表达感悟。

《照镜子的人：16位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访谈录》

作者：海杰
中国青年出版社
2012年8月
定价：49.80元



当代摄影工作指南

□书评人 邢哲

中国人口基数大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喜欢摄影的、从事摄影的，自然也就多，这同样是个事实。就像吃饭，不管吃出什么花样，厨子手艺如何精湛乃至辉煌璀璨，研究到最后，其功效无非填饱肚子而已。有时候也有人兴冲冲跑来问，摩拳擦掌，要上单反，咨询应该添置何种设备。我一般先劝其坐稳当，喝点茶，通过诸如为什么拍、拍什么和怎么拍之类交谈使其逐渐将心脏褶皱抚平，归于原位，谈话的重点也就很自然地转移到了茶。

很久以前在某个较有名头的摄影BBS里混过几天。本意是悄悄潜至水中，多听多看多学习，苦练摄影本领。结果时间一长就装不住了。装不住的原因有三：1、花鸟鱼虫忒多，比挂历都精美。2、下去采风聚会很热闹，有酒有肉，从来也不邀请默默潜水如我者。3、也有扛着反光板拍人像行为，基本拍美女。首先发布好看的，然后发布花絮片，无非腋毛露出之类窃窃私语。记得当时我就拍了桌子，拂袖而去，再也不和他们玩。其实在中国，搞摄影评论，大多数时候是在干着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读海杰《照镜子的人》一书，忽然想到这些事，不禁莞尔。

让摄影回到摄影。桑塔格说：摄影基本上是一种不干预的行为，类似于窥淫癖，缄默地、往往是明白地鼓励正在发生的事情继续下去的方式。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中，见仁见智。海杰通过访谈录《照镜子的人》不失时机地提供了一整套操作性较强的类似于工作指南的文本，话题涉及摄影

史，摄影教育，摄影与图片的分界，摄影的个体性，拍摄对象与拍摄者的关系，摄影的艺术与关怀之争，中国摄影的过度表达等常见病，对苦旅式拍摄状态的存疑，艺术拍卖，返乡，寻根潮，城市化进程，个人史，视觉训练……

这是一件有意思、好玩和富有建设性的事情。谁说摄影不是一件极其主观的事情呢？比如在付羽的这篇访谈中，很自然地引出了观看摄影原作会到的不同于网络、画册的震撼感，画面的光辉……“如果说把与摄影相关的东西都抽掉，那么它仅仅是一个象征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是。”针对摄影家游莉的访谈文字量最少，但那里头有一种沉默背后的力量，如同剥离了定语之后的情怀。游莉说：“我着迷的是从单一的画面叙事中逃脱出的意义，它让更多的‘秩序’失去机会。”细心读去，作者在对当代中国16位摄影艺术家(张照堂、阮义忠、顾铮、任曙林、张新民、王征、刘铮、荣荣&映里、王庆松、严明、付羽、乌头、马良、严明、刘一青、游莉)的访谈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个人的审美取向，尽管海杰自己始终在抑制，尽可能地站在职业标准的层面上来做这些事情。

与此同时，海杰也在向受众传递着一种更为美好的信息或曰正能量，也就是摄影家颜长江所言，“在他不动声色的诱导下，摄影家们，这世界的伤感秃鹰，总会露出把握了某种秘密的幸福笑容。”因此，期待着海杰继续把这件工作做下去，等下一本访谈录出版的时候，希望见到不太容易从手里滑落的封套。



受访者张新民的作品《包围城市》系列作品之一，深圳10平方米10户人家，1997年。